



薇奇·麦仑 布赖特·维特

*Dewey* 小猫杜威

*The Small-Town Library Cat Who Touched the World*

Vicki Myron with Bret Witter

马爱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Dewey

The Small-Town Library Cat Who Touched the World

## 小猫杜威

*Vicki Myron with Bret Witter*

薇奇·麦仑 布赖特·维特

马爱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猫杜威/(美)麦仑(Myron,V.), (美)维特(Witter,B.)著;  
马爱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1 (2009.2重印)  
书名原文: Dewey: The Small-Town Library Cat Who  
Touched the World  
ISBN 978-7-5327-4681-1

I. 小… II. ①麦…②维…③马…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8689号

Vicki Myron with Bret Witter

DEWEY: THE SMALL-TOWN LIBRARY CAT WHO TOUCHED THE WORLD

Copyright © 2008 by Vicki Myron

DEWEY: THE SMALL-TOWN LIBRARY CAT WHO TOUCHED THE WORLD

by Vicki Myron with Bret Witt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STPH thanks Vicki Myron for permission to use the photos in this book.

小猫杜威

Dewey: The Small-Town Library

Cat Who Touched the World

Vicki Myron with Bret Witter

薇奇·麦仑 布赖特·维特 著

马爱农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靖翀 陈 姝

装帧设计 袁银昌

图字: 09-2007-898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 129,000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27-4681-1/I·2643

定价: 24.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5560609

## 目次

引子：欢迎来到衣阿华	1
第一章 最寒冷的早晨	5
第二章 完美的新宠儿	13
第三章 “读书郎”杜威	21
第四章 图书馆一日	30
第五章 樟脑草和橡皮筋	40
第六章 蒙内塔	49
第七章 中央大街	59
第八章 猫儿最好的朋友	67
第九章 杜威和乔迪	77
第十章 遥远的家	86
第十一章 捉迷藏	95
第十二章 圣诞节	109
第十三章 伟大的图书馆	117
第十四章 杜威大出逃	131

第十五章 斯潘塞的宠猫	142
第十六章 衣阿华图书馆的名猫	149
第十七章 杜威在摩登时代	169
第十八章 书卷猫	179
第十九章 世上最挑食的猫咪	182
第二十章 杜威的新朋友	197
第二十一章 什么使我们与众不同	207
第二十二章 杜威日本行	229
第二十三章 怀念母亲	231
第二十四章 杜威的饮食	245
第二十五章 会议	252
第二十六章 杜威的爱	259
第二十七章 爱杜威	266
尾声：衣阿华的最后思念	271

引子：

## 欢迎来到衣阿华

在美国中部有一片一千英里的平原，东邻密西西比河，西接沙漠。这里没有巍峨的群山，只有起伏的丘陵；没有大江大川，只有溪流小河。风侵蚀了露出地表的岩石，把它们变成灰尘、泥、土壤，最后变成肥沃的黑土。这里，一条条漫长的道路一眼望不到头，笔直地伸向地平线。没有转弯处，只有偶尔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弯道。这片土地经过勘测、规划，用做农田；那些弯道在勘测时做了修正。每条道路，几乎每隔一英里就被另一条几乎完全笔直的道路横贯。里面是一平方英里的农田。一百万个这样的平方英里串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农业地区。“大平原”、“面包篮”、“中心地”，或者，就像许多人所认为的，是你飞往别处时经过的地方。且让他们拥有海洋和群山，拥有海滩和滑雪胜地吧，我只要衣阿华。

在衣阿华西北部，到了冬天，天空吞噬了农舍。寒冷的日子，乌云掠过平原，似乎要像犁铧一样把土地彻底翻一个遍。春天，整个世界平坦而空旷，褐色的泥土和砍倒的玉米秆等待着被耕耘，天

空和土地平衡得那么完美，像一只盘子立在一根棍子上。可是，如果你夏末的时候过来，肯定会说大地要托起天空，把天空从画面中推挤出去。九英尺高的玉米，鲜绿色的叶子上挂着黄灿灿的穗儿。你大部分时候都被埋在里面，周围是密密的玉米高墙，偶尔，你在微微起伏的道路的几英尺的高处，会看到无边无际戴着金帽子的绿色田野，一缕缕丝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这些丝线便是玉米的性器官，里面关着花粉，金灿灿地舞动一个月，然后在炽烈的骄阳下慢慢地干枯、发黑。

这便是我喜爱衣阿华西北部的原因：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它的变化不像郊区的变化，用一家连锁旅馆替换另一家；也不像城市的变化，拥挤的高楼大厦越建越高。它的变化是乡村的变化，慢悠悠地，摇摇晃晃地，不停地往前滑行，速度并不很快。这里的路边没有许多商店，没有工艺品店，没有农家集市。道路两边都是农舍，数量每年都在减少。小镇突然出现，挂出“衣阿华王冠上的宝石”、“玉米腰带上的金搭扣”之类的招牌，随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和出现时一样突然。不出两分钟，它们就不见了。一座谷仓，或一个加工厂，或一片热闹的商业区，里面开着一家便利店，有个吃饭的地方。每隔十英里左右，就有一个路边公墓，低矮的石墙后面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小墓碑。一些开拓地渐渐发展成为大家庭的墓地，最后变成小镇的公墓。谁也不愿意被埋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谁也不愿意浪费很多土地。物尽所能。尽量从简。留在本地。

然后，就在你渐渐离去，像玉米垄一样满意地从高坡往下行驶时，道路却变得开阔，沿途出现了一排店铺：马特家具店、铁马旅店、特级烧牛肋排餐厅 Prime Rib，同时也有沃尔玛、麦当劳、汽车旅馆 Motel 6。碰到红绿灯往北拐——不管你往哪个方向开，连绵五十英里这是第一个拐弯处，更不用说第一个红绿灯了，不出一分钟，你就把那些连锁店都甩在后面，正在驶过小苏河上那座美丽的小桥，进入衣阿华州斯潘塞镇的中心，这个小镇自一九三一年起就没有什么变化。

斯潘塞镇的中心属于那种能上明信片的美国小镇：一排排店铺，连接着两三层住宅楼，人们把汽车停在马路边，出来步行。怀特药店、艾迪·奎因男装店、斯蒂芬家具店都已经经营了好几十个年头。“温馨之家”向农妇和前往二十英里以北的衣阿华湖区旅游的人们出售装饰用品。还有一家专门经营飞机模型的业余爱好者商店、一家明信片店和一家出租氧气罐和轮椅的商店。吸尘器店。艺术画廊。那家老电影院还在营业，不过只放映第二轮的影片，因为桥南开了一家七银幕多厅影院。

镇中心到旅馆就结束了，那里离桥还有八个街区。旅馆。就叫这个名字。二十年代末叫塔格内旅馆，是当地最好的住处、公共汽车站、火车站和唯一的非自助餐馆。大萧条结束的时候，它成了一家廉价旅馆，后来，根据传说，成了小镇妓院。那栋红砖砌成、坚固结实的五层楼房，最后被遗弃了，七十年代又重新修复，但是当时的热闹场所挪到了中央大街往南五个街区的姐妹咖啡馆，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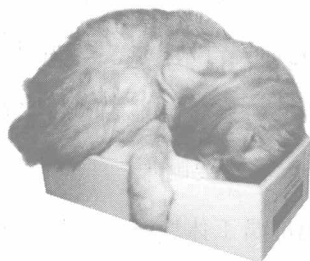
是一家没有装饰的餐馆，有塑料贴面的桌子、滴滤咖啡和抽烟房间。每天早晨，总有第三批男人聚集在姐妹咖啡馆：老人、更老的人和老态龙钟的人。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他们共同经营着斯潘塞镇。

在姐妹咖啡馆的拐角处，一个小停车场对面，和中央大街只隔半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座低矮的灰色水泥建筑：斯潘塞公共图书馆。我的名字叫薇奇·麦仑，在这家图书馆工作了二十五年，当了二十年的馆长。我目睹了第一台电脑的光临和阅览室的增设。我注视着孩子们长大、离开，十年后又带着他们的孩子再次走进门来。斯潘塞公共图书馆可能看上去并不起眼，至少第一眼给人印象平平，却是这个“中心地”故事的核心地点、中景和心脏。我要告诉你们的关于斯潘塞的一切——周围的农庄，附近的小溪，哈特利的天主教堂，蒙内塔学校，板箱工厂，还有阿诺德公园里古旧奇妙的白色摩天轮——最终都追溯到这座小小的灰楼，追溯到这只在这里生活了十九年之久的猫。

一个动物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一只猫能触动多少人的生命？一只被遗弃的小猫，怎么可能把一座小图书馆变成聚会场所和旅游胜地，激励了一个传统的美国小镇，团结了整个这片地区，最后在全世界都出了名？只有听了杜威·读书郎·开卷(Dewey Readmore Books)——衣阿华州斯潘塞镇图书馆里这只深受宠爱的小猫的故事，你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 第一章

# 最寒冷的早晨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在衣阿华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前一天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十五度，此外还有凛冽的寒风渗透你的大衣，钻进你的骨髓。天气冷得要命，简直让人呼吸都感到困难。衣阿华的人都知道，平原地区的麻烦就在于没有东西阻挡这种气候。恶劣天气从加拿大蔓延过来，掠过南北达科他州，直接侵入小镇。斯潘塞在小苏河上的第一座桥建于十九世纪末，现在不得不拆掉了，因为河里结满了冰，大家都担心桥柱子会塌。一八九三年，镇上的水塔被烧毁了——围在垂直水管外面、防止冰冻的稻草着了火，附近所有的消防龙头都冻得死死的——一个两英尺厚、十英尺宽的冰块从塔顶滑下来，摔在社区娱乐中心，整个中央大街上都撒满了碎冰。斯潘塞的冬天，对你来说就是这样。

我绝不是个习惯早起的人，特别是在一月份阴云密布的日子，但我一向非常敬业。七点半，我驱车十个街区去上班时，路上车辆很少，像往常一样，我的车是停车场里的第一辆。街对面的斯潘塞公共图书馆一片死寂——没有灯光，没有动静，没有声音，是我按动开关，使它苏醒过来。电热器在半夜里自动开启，但早晨的图书馆仍然像个冰窖。是谁想起来在衣阿华北部建了一座玻璃和水泥的建筑？我需要咖啡。

我立刻奔向图书馆的员工休息室——其实就相当于一间小厨房，有一台微波炉和一个水池，还有一台在大多数人看来杂乱无比的冰箱，几把椅子，一台供私人通话的电话机——我挂好大衣，开始煮咖啡。然后我浏览星期六的报纸。当地的大部分事件都会影响到图书馆，或被图书馆所影响。当地报纸《斯潘塞每日报道》星期天和星期一都不出刊，所以星期一早晨可以补看一下星期六的报纸。

“早上好，薇奇。”馆长助理吉安·霍里斯·克拉克说，一边解下围巾，脱掉手套，“外面天气真糟糕。”

“早上好，吉安。”我把报纸放在一边，说道。

在员工休息室的中央，靠着后面墙上有一个很大的金属箱，箱盖是带铰链的。箱子两英尺高、四英尺见方，相当于一张把腿锯掉一半的双人饭桌。箱子顶上伸出一段金属滑槽，伸进墙里。滑槽另一端开在大楼后面的小巷里，是个金属投递口：是下班后

读者还书的地方。

在图书馆的还书箱里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东西——垃圾、石块、雪球、汽水罐。馆员们对此只字不提，怕使人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所有的图书馆都要跟它打交道。音像店恐怕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墙上弄一个投递口，无疑是自找麻烦，特别是在斯潘塞公共图书馆，投递口开在一条幽暗的小巷里，巷子对面就是镇中学。有几次下午，还书箱里传来震耳的爆破声，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原来是谁扔进了个鞭炮。

经过周末，还书箱里也会塞满了书，每个星期一，我都会把这些书放在一辆推车里，让馆员们上班的时候分门别类插在书架上。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星期一，当我推着车子回来时，吉安静静地站在房间中央。

“我听到一种声音。”

“什么样的声音？”

“是还书箱里传出来的。好像是一个动物。”

“一个什么？”

“一个动物。我觉得还书箱里有个动物。”

这时候，我也听见了，金属盖子下面传来一阵低低的声音。听着不像动物，倒像是个老人在努力地清着嗓子。但我不相信这是个老人。滑槽的开口只有几英寸宽，肯定特别挤。这是一个动物，对此我没有怀疑，然而是什么动物呢？我跪在地上，对

着箱盖俯下身子，心里希望是一只金花鼠。

我首先感到一阵刺骨的冷风。有人把一本书卡在滑槽里，把槽门顶开了。箱子里跟外面一样寒冷，也许还要更冷，因为箱子四壁都是金属。简直可以在里面存放冻肉。我一口气还没呼出来，就看见了那只小猫。

它蜷缩在箱子的左下角，埋着脑袋，把腿缩在身子底下，拼命使自己显得更小一点。一些书乱七八糟地堆到箱子顶上，挡住了小猫的部分身体。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小心翼翼地拿开一本书。小猫慢慢地抬头看着我，充满哀伤。然后它低下脑袋，又缩进那个窝里。它不是想表现得倔强，也不是想要躲避。我甚至不认为它受了惊吓。它只希望能够得救。

我知道“心像融化了一样”是一句被说滥了的话，但我认为它恰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我浑身的骨头都酥了。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我是一个单身母亲，一个从农场走出来的女儿，一路走来历尽艰辛，可是，这，这……这太出人意料了。

我把小猫从箱子里抱出来。它几乎完全埋在我的双手里。后来我们弄清它已经八个星期大了，可是看上去却最多八天。它是那么瘦弱，每一根骨头都看得清楚。我能感到它的心跳，它起伏的胸腔。可怜的小猫实在太柔弱了，连脑袋都抬不起来，而且控制不住地瑟瑟发抖。它张开嘴巴，两秒钟后才发出声音，那声音有气无力，断断续续。

而且，冷。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因为我无法相信一个活的动物可以这么冷。它摸上去好像一点热量都没有。我把小猫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给它取暖。它没有害怕，而是紧紧偎依在我胸膛上，把脑袋贴在我的心口。

“哦，我的天哪。”吉安说。

“可怜的小宝宝。”我说，把它搂得更紧了。

“多可爱啊。”

有一刻，我们俩谁也没说话，只是打量着这只小猫。最后，吉安说道：“你说，它是怎么进来的？”

我没有去想昨夜，我只想着眼前。现在给兽医打电话还太早，他还没有上班。可是小猫这么冷。即使在我温暖的怀抱里，我也感觉到它在发抖。

“我们必须采取点措施。”我说。

吉安拿起一条毛巾，我们把小家伙包裹得严严实实，只有鼻子露在外面，两只大眼睛充满疑虑地从阴影里往外瞪着。

“给它洗个热水澡吧，”我说，“也许那样它就不会发抖了。”

我往休息室的盥洗池里灌满热水，然后我怀里抱着小猫，用胳膊肘试了试水温。小猫像冰块似的滑进了水池。吉安在工艺品柜里找到一些洗发液，我慢慢地、慈爱地抚摸着小猫，几乎把它当成婴儿一样。水越来越黑，小猫剧烈的颤抖变成了低声的呜咽。我脸上露出了微笑。这只小猫很坚强。可是它太幼小

了。当我终于把它从水池里抱起来时，它看上去就像一个新生儿：眼睛藏在厚厚的眼皮下，一双大耳朵从小脑袋里支棱出来，下面是比脑袋还小的身体。湿漉漉地、孤弱无助地，喵喵叫着妈妈。

我们用手工课上吹干胶水的吹风机给它吹干。不到三十秒钟，我抱在手里的就是一只漂亮的橘黄色长毛斑猫了。刚才小猫身上太脏了，我还以为它是灰色的呢。

多丽丝和基姆也来了，这样员工休息室里就有四个人了，都围着小猫逗弄它。看上去仿佛八只手同时在抚摸它。另外三个员工在互相交谈，我抱着小猫默默站着，像对待小婴儿一样轻轻摇晃着它。

“它是从哪儿来的？”

“还书箱里。”

“天！”

“是公猫还是母猫？”

我抬起头来。他们都看着我。“公猫。”我说。

“真漂亮。”

“它多大了？”

“怎么会到箱子里的？”

我没有听。我的眼睛只盯着小猫。

“天真冷啊。”

“冷得刺骨。”

“是今年最冷的一个早晨。”

停顿。然后：“肯定是有人把它放在箱子里的。”

“太可怕了。”

“说不定他们是想救它。让它避避寒。”

“不知道……它多么无助啊。”

“它年龄真小。”

“它太漂亮了。哦，它简直让我心碎。”

我把它放在桌上。可怜的小猫连站都站不稳。四个爪子上的肉掌都被霜冻坏了，一个星期后它们会变白、脱落。然而小猫竟然做了一件特别令人吃惊的事。它在桌上稳住身子，慢慢地抬起头来，挨个儿看着我们的脸。然后它开始摇晃。当每个人伸手去抚摸它时，它用小脑袋蹭着她的手，嘴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声音。忘记了刚来到世上时的可怕遭遇，忘记了那个把它塞进图书馆还书箱的冷酷的人。从那一刻起，它似乎想要重新感谢它遇到的每一个人，感谢他们救了它的生命。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小猫从还书箱里抱出来二十分钟了，我有足够的时间想清楚几件事情——图书馆养猫在以前是很通行的做法，我计划让图书馆变得更加亲切、有吸引力，小猫吃饭的碗、食物和排泄物等后勤工作，还有它偎依在我怀里、抬头望着我眼睛时那副信任的表情。因此，当终于有人问我“我们拿它怎



么办”时，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好吧，”我说，就好像这个念头是刚刚冒出来的，“也许我们可以收养它。”